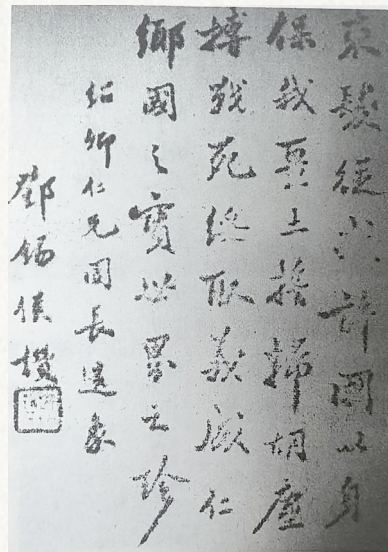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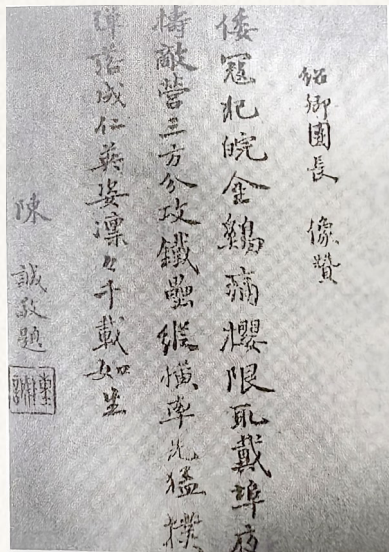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民抗日战争
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
特别报道



杨怀。(老照片翻拍)



川军抗日将领邓锡侯为杨怀题词。
(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)



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为杨怀题词。
(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)

在綦江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间，一方白色瓷质遗像静静矗立。遗像上的军人戎装笔挺，胸前两枚勋章熠熠生辉，眼神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。他就是綦江籍抗日烈士杨怀(绍卿)，从川黔边境的挑煤少年，到啸聚山林的绿林义士，最终成长为血洒疆场的抗日英雄。他的一生，如同一把淬火成钢的利刃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以生命为代价劈开了黑暗。

杨怀从川黔义士到抗日英烈

磨难淬炼的侠义之骨

1897年的扶欢坝，川黔交界的群山中，杨怀降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家。由于父亲杨文友早逝，杨怀一家六口的贫苦生活更是雪上加霜，少年时期的杨怀不得不承担起家庭重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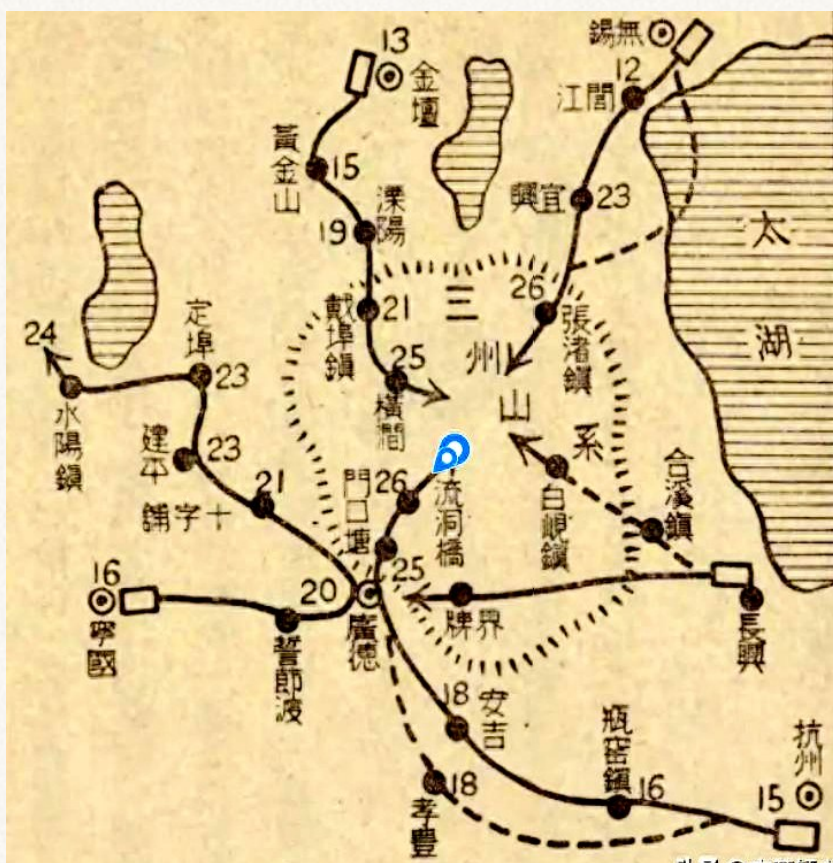
在扶欢一所义馆学校当杂役时，杨怀因一次端菜盘烫手不慎摔落，遭到校方管事拳脚相向、破口大骂。这位瘦小的少年没有哭泣，愤然离去，以倔强的姿态对抗命运不公。

之后，杨怀前往距离扶欢10余里的兴隆场(今关坝)挑煤。年少的他很要强，总是争着多挑一点煤，来缓解家庭生活的拮据，也磨砺出了他不同于常人的坚韧和“能与奔狗竞速”的脚力。挑煤生活中，老板克扣、地痞勒索，让杨怀看清了世道的黑暗，更埋下了反抗的种子。“那时的他，眼里总有团火，像要把这不平世道烧个干净。”当地老人的回忆，勾勒出少年杨怀的刚烈性情。

1916年，反袁护国战争的枪炮声惊醒了沉睡的扶欢坝。19岁的杨怀望着战火中流离的乡亲，心中涌起强烈的保护欲。他联络起一起挑煤的伙伴，攥紧了拳头：“与其被人欺负，不如自己拿起枪！”1921年，兴隆场团练局长杨治安带兵捕杀他的弟兄。正在茶馆休息的杨怀当机立断，率10余人突袭，夺得首批10余支枪。这一枪，打响了杨怀反抗压迫的第一战。

此后数年，杨怀队伍在川黔边境迅速壮大。他智取贵州施丙清山寨，缴获枪支200余支，伪装插秧农民截击黔军周西成部，再获步枪200余支。短短数年，这个曾被欺负的挑煤少年，已成为手握千余支枪、威震一方的“杨鹏子”。

但与其他匪帮不同，杨怀定下铁律：“不抢穷人、不扰乡邻、不取百姓一针一线。”他专劫为富不仁的商贾，将钱粮分给贫苦百姓。川黔边境的乡亲都说：“杨鹏子的队伍过田坎，连青苗都不会踩倒一棵。”



“流动桥围歼战”示意图。(资料图)



中报1938年4月15日报道的《东战场破敌经过》。(资料图)

从绿林到抗日战场的蜕变之路

1924年，四川军阀混战不休。广东军政府委任熊克武为建国联军川军总司令，为扩充力量，决定招安川黔边境的武装势力。贺龙奉令来到綦江，首先劝降了有“矮子老沙”之称的周燮卿。而周燮卿听说杨怀“素有侠义之风”，便单刀赴会。两个同样身材瘦小却性格刚烈的汉子一见如故，“你我都是矮子，却偏要做顶天立地的事！”周燮卿的话，让杨怀毅然率部归附，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名团长。

招安后的杨怀并未沉溺于安逸。在湖南花垣整训期间，他一面经商筹措军饷，一面苦读

兵书，从草莽英雄向正规军人蜕变。他常对部下说：“以前拿枪是为了活命，现在拿枪要为了家国。”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，军阀混战再起，杨怀随部队辗转湖南汉寿等地，在战火中积累军事经验，部队的纪律性与战斗力日益提升。

1937年，“七七”事变爆发，抗日烽火燃遍全国。杨怀所在的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开赴淞沪会战前线。第十集团军负责浦东至杭州湾北岸防务，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，杨怀身先士卒抢修工事。在一次阵地争夺中，他端着机枪跃出战壕，子弹穿透了他的袖口，却没能阻

止他冲锋的脚步。淞沪会战后期，右翼军撤退演变为溃败，唯有杨怀所在的部队沉着应战，掩护友军转移。他亲眼目睹战友们倒在血泊中，看着日军铁蹄踏过家园，心中的仇恨与报国志愈发强烈。

上海、南京失守后，部队整编为陆军第六十师一八〇旅三五九团，杨怀任上校团长。师长陈沛评价他：“绍卿打仗不要命，黄埔生里也难找这样的硬骨头。”这个从川黔山地走出的军人，在民族危亡之际，完成了从绿林义士到抗日战士的彻底蜕变。

血洒疆场的英烈荣光

1938年3月，江苏溧阳金鸡岭，一场关乎全局的阻击战打响。日军台湾旅团与第三师团共四个联队，企图合围六十师于金鸡岭，全歼之。危急关头，杨怀接到师长陈沛“死守金鸡岭”的命令，庄严承诺：“我杨怀人在阵地在，不守住金鸡岭死不瞑目！”

接下来的七天七夜，成为杨怀军事生涯中最壮烈的篇章。日军的炮

弹如雨点般砸向阵地，火光照亮了夜空。杨怀带着战士们躲在战壕里，待炮火稍歇，便跃起身还击。他发明“诈尸战术”，在山坡上竖起“日本侵略者之墓”的木牌，诱敌拔阵时引爆地雷；入夜后派小分队袭扰，东边打几枪，西边扔几颗手榴弹，让日军不得安宁。勤务兵杨正民回忆：“团长枪法如神，鬼子刚露头就被打倒，他的驳壳枪像长了眼睛。”

正是这七天七夜的死守，为友军争取了宝贵时间。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抓住战机，调集三个师将日军包围于流洞桥地区，歼敌4000余人，取得“流洞桥围歼战”的重大胜利。此役后，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授予第六十师“光荣的六十师”锦旗，杨怀的三五九团因功勋卓著，成为抗日战场上的明星部队。

1938年4月，日军重兵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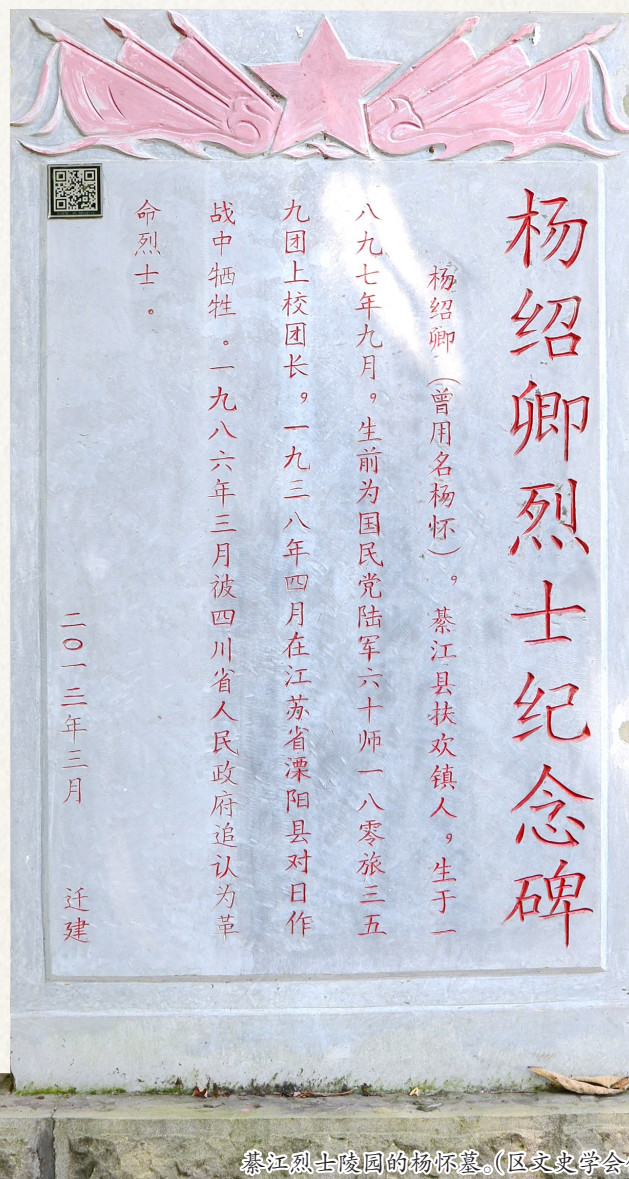
攻苏浙皖交通要冲戴埠镇，戴埠失守。师长陈沛再次将夺回阵地的重任交给杨怀：“不惜一切牺牲，限期夺回戴埠！”4月5日夜，杨怀率特务排实施突袭，他身先士卒剪断铁丝网，亲手夺下敌军碉堡上的军旗。就在突破第三道防线时，不慎触动铁丝网上的铜铃，被日军发觉后用机枪猛烈扫射。为掩护战友撤退，杨怀胸部、头部连中数弹，壮烈牺牲，年仅41岁。

日军将杨怀的遗体置于高坡示众，激起官兵们的怒火。二连连长罗庆荣(綦江人)率百余战士，在六六〇团掩护下，趁夜色夺回烈士遗体。全团官兵含泪为他绘制遗像，烧制在23寸的白瓷上，瓷像上端“杨公绍卿团长遗像”八个字，承载着战友们的崇敬。

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亲临安徽祁门主持追悼会，追授杨怀少将军衔。对杨怀的壮烈成仁，辛亥革命元老但懋辛题词“见危授命”，川军著名抗日将领邓锡侯写下“乡国之宝，世界之珍”，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诗“率先猛扑，落弹成仁，英姿凛凛，千载如生。”1938年7月1日，杨怀的灵柩运抵重庆，90多个机关团体单位1000余人前往祭吊，重庆《新报》详细记载了各界公祭的盛况。

如今，杨怀的忠骨安放在綦江烈士陵园，苍松翠柏环绕。2015年，他的名字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。从挑煤少年到抗日英烈，杨怀用一生诠释了何为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。他的精神如綦江的青山般不朽，激励着后人奋勇前行。

文/朱德贤 刘琦



綦江烈士陵园的杨怀墓。(区文史学会供图)

人民的抗战·陪都之屏障